

大作家·短故事

双语阅读

推理

推理篇

DETECTIVE STORIES
BY GREAT WRITERS

(英)阿瑟·柯南·道尔等 著
李家真 郭立秋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大作家·短故事

双语阅读



推理篇

**DETECTIVE STORIES
BY GREAT WRITERS**

(英)阿瑟·柯南·道尔等 著
李家真 郭立秋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 大作家·短故事推理篇; 汉英对照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等著; 李家真等译.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8

(大作家·短故事双语阅读)

ISBN 978-7-5135-3544-1

I. ①谁… II. ①柯… ②李…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6068号

出 版 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文雪琴 徐 宁
责任编辑 金 辉
装帧设计 赵 欣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5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3544-1
定 价 20.00元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235440001

目录

失窃的信	1	埃德加·爱伦·坡
红发俱乐部	25	阿瑟·柯南·道尔
白额闪电	63	阿瑟·柯南·道尔
六尊拿破仑胸像	105	阿瑟·柯南·道尔
福尔摩斯谢幕演出	137	阿瑟·柯南·道尔
捉贼记	165	欧仁·弗朗索瓦·维多克

CONTENTS

The Purloined Letter	175	<i>Edgar Allan Poe</i>
The Red-Headed League	205	<i>Arthur Conan Doyle</i>
Silver Blaze	245	<i>Arthur Conan Doyle</i>
The Adventure of the Six Napoleons	287	<i>Arthur Conan Doyle</i>
His Last Bow	323	<i>Arthur Conan Doyle</i>
Jean Monette	351	<i>Eugène François Vidocq</i>

埃德加·爱伦·坡

失窃的信

八 XX 年秋，在一个风声萧瑟的傍晚，我和朋友 C. 奥古斯特·迪潘在他位于巴黎圣日耳曼旧郊区登诺街三十三号四层的后书房或藏书室中享受着双重奢侈：一边沉思，一边抽着海泡石烟斗。有至少一个小时，我们保持着绝对的沉默，在任何偶然经过的人看来，我们两个大概都心无旁骛地沉浸在喷云吐雾之中。整个屋子烟雾缭绕，气氛有些压抑。然而，对我而言，我头脑中一直思索着那晚早些时候我们谈论的某个话题；我指的是太平街的事和与玛丽·罗歇遇害有关的谜案。因此，当房门被推开，我们的老熟人即巴黎警察局局长 G 先生进来时，我认为这纯属巧合。

我们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因为他这个人虽然可鄙，但还算是风趣，况且我们也有几年未曾谋面了。他来前，我们俩一直坐在黑暗中；他进来后，迪潘起身想要掌灯，但听到 G 说他来向我们请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来向我朋友征求对业已惹起大麻烦的公事的意见时，他就没点灯，又坐下了。

“要是这个看法需要思考的话，”迪潘一边克制住自己没去点着灯芯，一边评说道，“我们最好还是在黑暗中好好研究研究吧。”

“这又是你出的一个古怪点子。”警察局长说。他习惯把超出自己理解能力的东西称为“怪”，因此他的生活里充斥着“怪人怪事”。

“太对了。”迪潘说，同时递给客人一个烟斗，并推给他一把舒适的椅子。

“现在有什么难事？”我问，“我希望别再是什么谋杀案之类的，对吗？”

“哦，对，不是谋杀那回事。事实上，这件事很简单，我毫不怀疑我们自己就完全能把这件事搞定；但我觉得迪潘一定想听听这事的原委，因为这事太怪异了。”

“简单但怪异。”迪潘说。

“呃，是的；但也不完全准确。事实上，我们都非常困惑，原因是这件事虽然很简单，但它却把我们难住了。”

“也许正是事情的简单让你们失误。”我朋友说道。

“你真是胡说八道！”警察局长答道，尽情地哈哈大笑起来。

“可能这个谜局未免有点太清楚了。”迪潘说道。

“哦，天啊！有谁听说过这种话？”

“有点太不言自明了。”

“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我们的客人发自心地放声大笑，“哦，迪潘，你可笑死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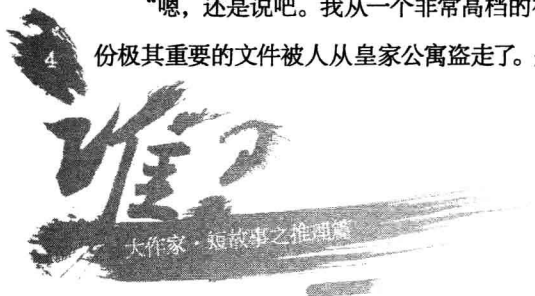
“手上究竟是宗什么案子？”我问道。

警察局长均匀地喷出一股长长的烟雾，脸上露出沉思的表情，在椅子上坐定后说道：“哎，我给你说说，三言五语就能说清；但说之前，我得提醒你这事儿需要绝对保密，倘若有人知道是我泄的密，我这警察局长的位子很可能就没了。”

“继续。”我说道。

“要么干脆别说啦。”迪潘说。

“嗯，还是说吧。我从一个非常高档的社区获得个人信息：有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被人从皇家公寓盗走了。是谁盗的文件我们知道，



准错不了，因为他拿走文件时有人看见了。我们还知道，这份文件还在他手里。”

“这是怎么知道的？”迪潘问道。

警察局长回答说：“这是明摆着的，我们可以从多方面推断出来，比如文件的性质，再者偷盗者若将文件出手立刻会出现的后果并未显现，也就是说，从偷盗者会必然谋划最终如何使用文件这一点，可以清楚明白地做出这样的推断。”

“说得再清楚点。”我说。

“嗯，我甚至可以斗胆说，这份文件使持有者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得到一定的权柄，而在这一区域此权力是非常有价值的。”警察局长喜欢用这样的外交辞令。

“我还是不太明白。”迪潘说道。

“不明白？这么说吧，这份文件倘若泄露给一个无名的第三者，就会使一个地位至高无上的人物的荣誉遭到质疑，因而这份文件的持有者拥有拿住这位要人的优势，并使其名誉地位和生活的宁静受到了威胁。”

“但要利用这个优势，”我插嘴道，“取决于盗贼要知道失窃者知道是谁把文件盗走了。有谁敢……”

“这个盗贼，”G说，“就是D部长，他没有什么不敢干的事——凡事无论得体还是不得体，为所欲为。盗取的方式机智且大胆。所说的文件，说白了就是一封信，是失盗者独自在皇宫内院里时收到的。她还在细细品读的时候，被进来的另一个达官贵人突然打断，

因为她尤其不想让他看到这封信。匆忙中，她把信往抽屉里猛然一塞，却没塞进去，只得就那么打开着放在桌上。不过，地址在最上面，内容没露出来，不太惹人注意。在此关头，D部长进来了，他那双狸猫¹眼一下子就注意到那张纸，从地址就看出来了是谁的笔迹，察觉到收信人一脸的慌乱，便洞察了她的秘密。像平时那样，匆匆地经过一番例行公事之后，他拿出一封和前面提到的那封信较为相似的信，也打开，假装读着，然后紧挨着另一封信并排地放在那儿。之后，又聊了聊公共事务，大概有一刻钟的样子。最后，起身告辞时，就从桌上拿走了本不属于他的那封信。信的合法所有人看见了，却不敢声张，因为跟前还站着第三者。这位部长就这么撤了，将自己的那封没有丝毫价值的信留在了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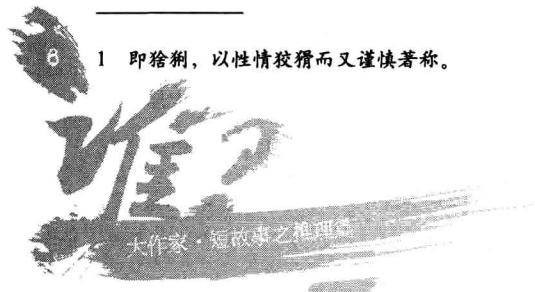
迪潘对我说道：“这么一来，你就真正清楚了‘优势’的完整涵义——盗信者知道失窃者知道是谁把信盗走了。”

“没错，”警察局长答道，“如此获得的权力，就这样在过去的数月间，为了政治目的，被恣意地运用到极其危险的地步。失窃者日益明白讨回信件的必要性，可又不能公开直接向对方索要。最后，实在没辙了，她就把这件事托付给了我。”

周围尽是滚滚翻腾的烟云的迪潘说道：“我想能够求得或想象到的代理人中，没有哪个能比您更睿智的了。”

“过奖了，”警察局长回答说，“但确有可能当时就有类似于这

1 即猓狨，以性情狡猾而又谨慎著称。



大作家·短故事之推理篇

样的看法。”

“很明显，”我说，“据你观察，信还在部长手上，因为只有把信拿在手上而非发挥其作用才使持有本身具有了权力。一旦让信发挥了作用，权力反倒也就没了。”

“一点不假，”G说道，“基于这一信念，我展开了调查工作。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彻底搜查那位部长下榻的旅馆，当然这种想法的尴尬之处在于必须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首要是，有人警告说，这种做法的危险在于可能打草惊蛇——让他有理由怀疑我们在调查他。”

“但是，”我说，“这不是你们惯用的调查手段吗，巴黎警察局以前总是这么干。”

“哦，当然。也正因为如此，我并没有绝望。这位部长的习惯也帮了我的大忙。他经常整夜不在家，他家里的仆人也不算多，他们睡觉的地方离主人的房间尚有一段距离，而且他们大多为那不勒斯人，很容易喝醉。你们都知道，我是有钥匙的，巴黎的任何一个房间或是柜门我都能打开。三个月中，没有一天夜里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在亲自彻底搜查D入住的旅馆。一来事关我的声誉，再则，向你们透露一个天大的秘密：报酬很高。所以，我没有放弃搜索，直到后来我完全相信这个窃贼比我还精明。我想我已经搜遍了房间里可能藏匿信件的每一个角落旮旯。”

“但有没有可能，”我提示道，“尽管信可能还在这位部长手上——当然这是毋庸置疑的，他已经把信藏到他居住的房间以外的

其他地方去了？”

“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迪潘说道，“从目前宫廷秘事的特殊性来看，尤其是从已知D卷入其中的种种阴谋来看，使得信件即刻在手，也就是说立刻就能拿出信件，与占有这封信的重要程度几乎不相上下。”

“有可能需要拿出吗？”我说。

“也就是说，将其销毁的可能。”迪潘说道。

我评述道：“的确如此。这封信显然还在房间里。至于这位部长大人能否把它带在身上，我觉得完全不可能。”

“完全如此，”警察局长说道，“他已经两次在路上遭到伏击，看似拦路强盗所为，他本人就被我严格地搜查过。”

“这事何必劳你大驾亲自出马，”迪潘说道，“D，我敢说，也不完全是个傻瓜；如果他不笨，必然也早已料到拦路抢劫这种事定会发生。”

“他可不是个十足的傻瓜，”G说道，“然而，他是个诗人，这与傻瓜只有一步之遥。”

“这倒是真的，”迪潘海泡石的烟斗里喷出长长的一股烟，思虑再三后说，“然而，我自己也深感内疚，作过打油诗。”

“或许你可以具体描述一下，”我说，“你们搜查的细节。”

“哎，事实上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搜遍了所有的地方。在这些事情上，我已经积累了好多年的经验。我一个房间挨一个房间地搜了整栋楼，每个房间都要花上整整七个夜晚。首先，我们检查

每个房间里的家具，打开可能放信的每个抽屉；而且我估计你们知道，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警探而言，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秘密’抽屉。哪个警察要是在这种搜查中漏掉了‘秘密’抽屉就简直是个笨蛋。事情就这么简单。每个柜子里都有很多地方需要排查。关于搜查，我们有严格的规定。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搜完了柜子，我们就搜椅子。椅垫我们就用很细的长针来探查，你们是见过我用这种探针的。我们也把桌子顶上的桌面卸了下来。”

“这是为什么？”

“有时候桌面或其他类似组装的家具，会被当事人拆开往里藏东西；然后桌腿也被挖空，把东西放进去，桌面重新安装好。床柱的底部和顶部也是如法炮制的。”

“空的部分不能通过声响探测出来吗？”我问道。

“不可能。假使里面存放了东西，周围又放满了棉花填充物，就根本不可能听出来。而且，我们这个案子不允许我们弄出一点声音来。”

“主人或许会像你说的那样在家具里面藏东西，但你们不可能把所有这些家具都一一拆卸成组合件。一封信可能被卷成细卷，形体上与一根织针差不多，如此完全可能被插入一把椅子的横档里，你们没把椅子拆得零零散散的吧？”

“当然没有；我们干得更漂亮一些——检查了旅馆里所有椅子的横档，其实还有所有家具的接合处，借助强大的显微镜检查每一个细节。要是有任何最近动过的痕迹，我们都会立刻捕捉到。比如，

哪怕是螺丝锥的粉末也会像苹果那样明显。任何胶合的地方有什么变动——接合处不正常的裂缝，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及对它们的仔细探查。”

“我估计你们检查了镜子的背板与玻璃板之间的地方，也探查了床、床上用品、窗帘和地毯。”

“那当然；我们用这种方式对家具的每个细小的地方都彻底查完之后，就开始检查房子本身。我们把房子的整个表面分成不同的部分，再编上号，这样就不会漏掉任何一处；接下来就一平方英寸一平方英寸地细查整幢住宅，包括紧挨着的两间房子，也用显微镜，跟前面一样。”

“也包括毗邻的两间房子！”我惊呼道，“你们一定费了不少劲。”

“那可不，不过报酬是很丰厚的。”

“你们也检查房子周围的地面了吗？”

“所有的地面铺的都是砖，这给我们带来的麻烦相对小点。我们检查了砖与砖之间的苔藓，发现没有动过的迹象。”

“你们也查看了D的各类文件，当然还有他书房里的书？”

“当然，我们打开了每个包裹；不仅翻开每本书，还一页一页地细细翻看，不像有些警官那样把书摇晃一下就拉倒。我们还测量了每本书皮的厚度，准确到最高的测量精度，再用显微镜对每本书仔仔细细地检查。如果哪本装订物最近被插入了什么东西，是根本不可能逃过我们的检查的。有五六本书刚刚装订过，我们都用针顺着书脊的方向仔细地探查了。”

“你们检查地毯下面的地板了吗？”

“毫无疑问，我们移走了每块地毯，再用显微镜检查木板。”

“还有壁纸？”

“是的。”

“你们查看地下室了吗？”

“查了。”

“那，”我说，“你们可能就失算了，信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在房间里。”

“我恐怕你是对的，”警察局长说，“这种情况下，迪潘，你会建议我们做什么？”

“彻底搜查整栋房屋。”

“那绝对没必要，”G回答说，“我完全有把握地说信不在旅馆，这就像我呼吸故我在一样有把握。”

“我提不出什么更好的建议，”迪潘说道，“不过，你可以准确地描述出那封信的特点吗？”

“噢，当然！”警察局长当场拿出一个备查簿，开始大声念起那份失去的文件的详细内容，尤其是它的外表的细枝末节。细读完后，他很快就离开了，情绪相当低落，我从未见这位优雅的绅士如此沮丧过。

大约一个月后，警察局长再次来访，发现我们还像以前那么全神贯注。他掏出烟斗，搬来一把椅子，聊起了家常。最后我说：

“对了，G，那封失窃的信到底怎么样了？我估计你最后还是

承认，再怎么折腾也无法战胜这位部长吧？”

“见他的鬼去吧，我得这么说；像迪潘建议的那样，我们又重新查了一遍——当然是白费劲，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你说过给的报酬是多少？”迪潘问道。

“哦，很多——很慷慨的一笔报酬，我不想说具体多少；但我得说，要是谁能拿到那封信，我不介意开具五万法郎的个人支票与他交换。事实上，拿到这封信一天一天地变得愈发重要了，报酬最近已经翻倍了。但就算是翻三倍，我也无计可施。”

“哦，是的，”迪潘一边吸了几口海泡石烟斗，一边慢吞吞地说道，“我真的想，G，你还没有发挥自己的潜力——在这件事上充分发挥。我觉得你还可以再干点什么，嗯？”

“怎么干？——用什么办法？”

“噢……噢，噢……你可以……噢，噢……在这个问题上聘请顾问，嗯？……噢，噢，噢。你还记得他们讲的阿伯内西的故事吗？”

“不记得；该死的阿伯内西！”

“当然！他该死而且咎由自取。然而，很久以前，有一个守财奴为了向这个阿伯内西套取对他所患疾病的治疗意见，想出了一个法子。他安排了一场与阿伯内西的单独会面，两个人开始闲聊，守财奴就采取迂回的办法，把自己的病情说成一个想象中的人的情况，以此向阿伯内西求得处方。

“‘我们可以想象，’守财奴说道，‘他的症状是这样、这样的；那么，医生你会指导他采取什么办法呢？’